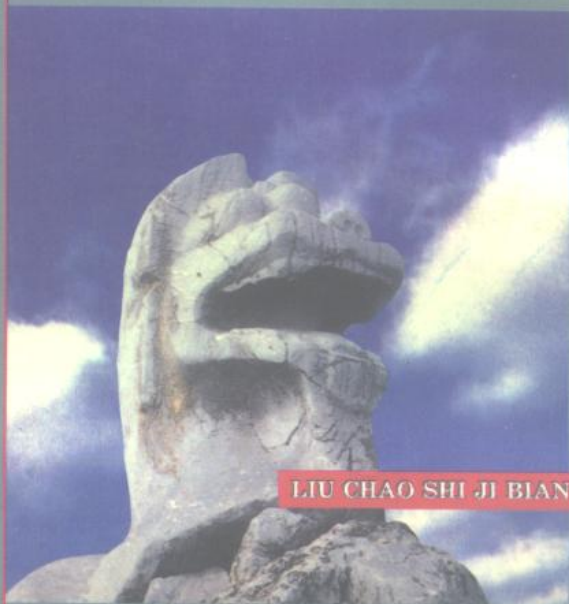


六朝事迹編類

〔宋〕張敦頤 著

張忱石
點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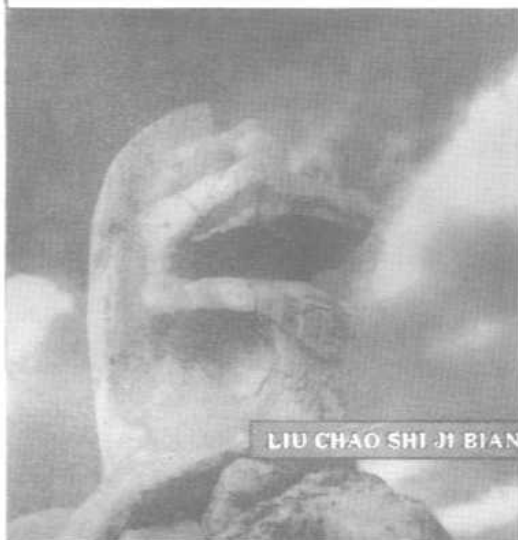


LIU CHAO SHI JI BIAN LEI



SHANG HAI GU JI CHU BAN SHE

張忱石 點校



LIU CHAO SHI JI BIAN LEI



六朝事迹編類

〔宋〕張敦頤 著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滬新登字 109 號

六朝事迹編類

〔宋〕張敦頤 撰

張 忱 石 點 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瑞金二路272號）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

開本850×1156 1/32 印張6,125 插頁3 字數129,000

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3,000

ISBN 7-5325-1874-4

K · 195 定價：8.90元

點校說明

一

《六朝事迹編類》十四卷，宋張敦頤撰。

張敦頤，《宋史》無傳。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八云《六朝事迹》「不知何人作」？陳振孫僅稍晚於張敦頤，竟不知《六朝事迹》的作者，可見其仕宦之不顯。今天能見到張敦頤的最早史料是明《弘治徽州府志》，其傳如下：

張敦頤，字養正，婺源游汀人。登紹興八年進士第，爲南劍州教授。與朱韋齋松友善，嘗邀韋齋還鄉，不果，爲贖其質田，以歸其子熹。陞倅宣城，攝郡事。先是，郡奉朝旨汰養老之卒七百人，一日，以不給麥，羣譟庭下。敦頤好論之，即敕吏曰：「即州倉無麥，常平倉麥代之。」衆謝而退。因密疏爲首者七人姓名白之省，有旨委池州追勘，悉從軍令。歷舒、衡二州太守，致仕。有《韓柳文音注》、《編年六朝事迹》、《衡陽圖經》行於世。卒，附祀朱文公家廟。

與張敦頤「友善」的朱松，字喬年，號韋齋。政和八年進士，歷官司勳、吏部郎，後出知饒州，未上任，卒。他是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的父親。朱松原籍婺源，寓居福建崇安，曾官南劍州尤溪尉，其時

張敦頤亦在南劍州任教授，因同鄉同僚的雙重關係，朱松與張敦頤相從莫逆。但張敦頤爲朱松贖田以及其卒後附祀朱文公家廟等事，《韋齋集》和《朱文正公集》均未提及，故詳情難以考知。

《六朝事迹編類》於紹興三十年刊刻建康府學，其自序結銜爲左奉議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，這一仕履，《弘治徽州府志》沒有記載。

張敦頤的著作除《六朝事迹編類》外，還有《韓柳文音注》及《衡陽圖經》。後者約爲張敦頤知衡州時所作，惜今已不傳。另《太平府志》卷三十九有張敦頤《清隱院》詩一首，厲鶚《宋詩紀事》已收。

張敦頤有弟敦實，登紹興五年進士，歷任監察御史。後遷樞密院詳諸房文字，兼直慶王府贊讀。著有《潛虛發微論》一卷。

二

在《六朝事迹編類》成書之前，有關建康的地記圖經已屬不少，《通志·藝文略》載有《金陵地記》、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太平寰宇記》並引有《建康圖》、《金陵圖》、《金陵圖經》、《江寧圖經》等，爲什麼張敦頤還要撰寫《六朝事迹編類》呢？我們認爲他有兩個目的。

建康爲六朝故都，六朝古迹遺址，遍布江東，但至宋已有不少史迹瀕於湮廢，難以覓求，方志圖經也因而以訛傳訛，真偽莫辨。張敦頤僑居建康日久，又精熟六朝故實，對此深有所感，他說：「余因覽《圖經》、《實錄》，疑所載六朝事迹尚有脫誤，乃取《吳志》、《晉書》及宋、齊而下史傳，與夫當時之碑

記參訂而考之」。由此可知，保存六朝事迹，訂補方志圖經的缺誤，是他撰寫《六朝事迹編類》的第一個目的。

張敦頤還有另一個目的，這與他主張定都建康有關。

靖康之難後，宋室南遷，建都何處，衆議紛紜，尤以建康、臨安兩地爭議最大。直到紹興三十年，定都臨安已成定局，但張敦頤仍主張移蹕建康，他在卷一「六朝建都」條中力陳定都建康理由，舉出六朝及南唐都建康則興，而「孫皓捨建鄴而之武昌，吳因以衰；梁元帝舍建鄴而守江陵，梁遂以亡；李嗣主舍建鄴而還洪府，南唐遂不能以立」的歷史教訓，希望高宗駐蹕建康，以礪士氣。但張敦頤又在同卷「六朝保守」條宣揚，自吳以來南朝不可北伐，北伐必敗，即倖勝亦不能守」的議和論調。張敦頤的用意是在諷諭趙構仿效孫權，建都建康，偏安江東而已。事隔三年之後，宋孝宗隆興元年，陸游也提出建都建康的主張，他說：「某聞江左自吳以來，未有舍建康他都者。吳嘗都武昌，梁嘗都荊渚，南唐嘗都洪州，當時爲計，必以建康距江不遠，故求深固爲地。然皆成而復毀，居而復徙，甚者遂至於敗亡。」(一)同樣主張定都建康，但張敦頤的政治抱負及主張，與至死未能忘情收復中原的愛國詩人陸游相比，就顯得大相逕庭了。

《六朝事迹編類》凡十四卷，分總叙、形勢、城闕、樓臺、江河、山岡、宅舍、識記、靈異、神仙、寺院、廟宇、墳陵、碑刻十四門，每卷一門，綜萃六朝三百餘年興衰故實，詳盡宏富。對於我們今天來說，存在兩方面的文獻價值。

首先，保存了六朝史和南京地方史的豐富史料。

一、訂正和補充正史。

《南史·宋本紀上》云，宋武帝劉裕爲「漢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孫也」。清人王鳴盛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五四云，據《宋書·武帝紀上》所載劉氏世系推算，自楚元王交（一世）順次至劉裕之父翹，得二十一世，因謂劉裕「當爲交二十二世孫，今云二十一世者，傳寫誤」。《六朝事迹編類》卷一「宋武帝」條正作「二十二世孫」，與《宋書》合，此可匡正《南史》之誤。

又如卷四「樂遊苑」條云「宋孝武帝大明中，造正陽、林光殿於（樂遊苑）內」，《宋書》、《南史》無此記載，顧炎武《歷代宅京記》、朱銘盤《南朝宋會要》均未提及。卷十「玉晨觀」條云「梁武帝天監十三年，陶弘景奏請立朱陽館」，《梁書》、《南史》亦無記述。諸如此類，皆可補正史之遺缺。

二、專記六朝建康古迹與廢始末，皆爲南京地方史寶貴資料。

一般公認《建康實錄》是現存記述六朝建康古迹的最早著作，但該書側重記六朝史，古迹之類主要是注中論及，而自唐至南宋五百年間六朝古迹的興廢演變則缺。《六朝事迹編類》對建康周圍山川、城闕、樓臺、宅舍、寺觀、墳陵等方位里程、興廢始末均詳細記述，從而彌補了《建康實錄》之缺。蓋其上承《建康實錄》，下啓《景定建康志》，爲研治南京地方史之重要文獻。

張敦頤每條所記廣爲吸收《十道四番志》、《南徐州記》、《丹陽記》、《太平寰宇記》、《江寧圖經》等前人地理典籍中有關資料，排比綜考，是者摭採，非者駁正。如檀城，「《圖經》云在縣東八里」，張敦

顧據《建康實錄》考定「在墅城東八里，非去縣八里」。又如溫嶠墓，《建康實錄》卷七云在建康「元明二陵北，幕府山之陽」，張敦頤以《晉書·溫嶠傳》為據，指出溫嶠初葬豫章，並未遷葬，建康「建平陵北即是嶠妻何氏墓，非嶠墓也」。經考訂辨正，後人可以避免訛誤。對已湮廢難辨的遺址，張敦頤還實地考察，如「六朝郊社」條云「南唐郊壇在長樂鄉，去縣十二里，遺址尚存，今為藏冰之所」。又如臺城、石城皆云「今之基址尚在」。凡前人著述中所缺載，為之補充，如五馬亭、雨花臺、南唐興德廟等，皆僅見於《六朝事迹編類》。由於張敦頤所記翔實可信，《景定建康志》、《至正金陵志》曾廣為資取。

三、記有大量南朝道觀佛寺史料。

魏晉南北朝時期，由於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銳，統治階級乞求於道教佛教。道教講今生，祇要誠心修煉服丹，即可白日飛昇成仙。世家大族妄圖在享受人間的奢靡腐朽生活之後，能飛天入仙，再過仙人生活。佛教講來世，希望再生能交好運，生於富貴之家。統治階級利用道教佛教作為麻醉勞動人民，維護統治的精神支柱，故道佛兩教在南朝極為盛行。卷十神仙門對三國吳朝葛仙翁宅的青元觀，張真人煉丹之所的華陽宮，華陽隱居陶弘景所居的第八洞宮太平觀，白仲都白日上昇的白都山等均有詳細記載，這些無疑是研究南朝道教的寶貴史料。在南朝佛教勢力更大，尤其梁代，梁武帝信佛尤甚，他幾乎佛化治國，多次設無量大會，捨身入寺，王公貴戚也因之大多佞佛。建康四周，浮圖耀日，寶剎連雲，蔚為壯觀。卷十一寺院門、卷十二廟宇門所錄寺廟有同泰寺、大敬愛

寺、法寶寺、棲霞禪寺等共四十餘處，並詳述寺廟方位里程、修建規模、變遷過程，其所記寺廟數量雖不及《建康實錄》，但詳實有過之，明葛寅亮《金陵梵剎志》、清孫伯激、陳作霖《南朝佛寺志》皆以此爲藍本，廣爲撫采。

四、保存了唐史及碑刻資料。

《六朝事迹編類》因記有唐代史料，後人譏其「殊失限斷」。^{〔三〕}筆者以爲所記唐代史料如無出兩《唐書》之外，人云亦云，自無學術價值可言；而如其史料爲它書所無，對研治唐史不無小補的話，恰是多多益善。《六朝事迹編類》正是後者。如卷二「鍾阜」條云「唐大曆中，處士韋渠牟亦隱此山，號遺名子，顏真卿題其所隱之堂曰『遺名先生三教會宗堂』」。同卷「石城」條云「唐武后光宅中，徐敬業舉兵，使其徒崔洪渡江修石頭以拒之，敬業平分軍三百人守之」。以上兩事皆可補唐史之缺。又如南唐李順公墓及高越墓的墓址，馬令、陸游兩家《南唐書》皆無，清吳任臣《十國春秋》取之《金陵志》，《金陵志》又取之《六朝事迹編類》，首載之功，當屬張敦頤之書。

書末「碑刻一門，尤有資於考據」，「已史料價值最大，所錄碑誌，以唐代最多，且絕大部分爲南宋金石家所未獲見，如《梁永陽昭王墓誌銘》、《陳江總《棲霞寺碑》》、《大唐玉清觀四等碑》、李白《大唐正義女碑》、李德裕《大唐遙傷茅山孫尊師詩碑》、《南唐夫人易氏墓誌》、陳思《寶刻叢編》均未著錄。《晉建威將軍思平縣侯竺使君銘》及《頌》、《齊侍中尚書令巴東獻武公碑》、《梁諸王碑》、《大唐高宗明徵君碑》、王象之《輿地碑記目》亦未著錄。清嚴觀撰《江寧金石記》所載多出古人所未見，但也不及碑刻

門所錄十之二、三。碑刻一門，對研治六朝史，唐史頗有參考價值，亦爲今日考古發掘工作提供了重要綫索。

輯佚是《六朝事迹編類》第二方面的文獻價值。

《六朝事迹編類》徵錄自六朝至宋典籍達八十餘種，按內容可分爲三類：一、地志，二、史傳，三、詩文。以一、三兩類最有輯佚價值。

清代有許多學者從事輯佚工作，專門輯佚地理典籍以王謨、陳運溶最爲著名。陳運溶偏重於地域，祇輯湖南方志圖經；王謨則着眼於時代，專輯漢唐地記總志。王謨輯有《漢唐地理書鈔》，內有顧野王《輿地志》，此書爲集漢魏以來二百四十四家地理書之大成，（四）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太平寰宇記》曾廣爲徵引，而《文獻通考》則不著錄，可知《輿地志》之亡佚，當在宋元之際。王謨輯本據《史記》注、《太平寰宇記》等書共輯得三百三十五條，而《六朝事迹編類》徵引《輿地志》有四十條，除其中「白下故城」等三條與《寰宇記》相同，王謨已收外，其餘三十七條皆爲王謨未曾得見，今人尚可補輯，使之更爲完善。

我國方志學到了宋代，已達到空前成熟和繁榮階段，惜今絕大部分已亡佚，今人張國淦曾廣爲哀輯，其有《江寧圖經》輯本，據《輿地紀勝》、《景定建康志》、《至正金陵志》、《大明一統志》四書共輯得四十二條，而僅《六朝事迹編類》一書就保存《江寧圖經》佚文達五十六條（張氏誤作五十二條），此亦可見本書對輯佚地理典籍重要之一斑。

張敦頤在詳述每一古跡後，常徵錄前人有關詩作，初步統計，全書徵錄自六朝至宋約二十餘家近百首，其中不少爲亡佚之作。如卷二「石城」條有江淹《侍始安石頭城》詩，「開局遶天邑，襟帶抱尊華」，雖全詩已佚，僅此兩句，却爲《江文通集滙注》未收，僅賴《六朝事迹編類》得以胥傳。卷三「琅邪郡城」條引梁徐欽業《登琅邪城》詩：「表裏窮形勝，襟帶盡巖巒。登陣起遐望，迴首見長安。」徐欽業，《梁書》、《南史》皆不載，其人生平已不可得知，此詩丁福保《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》和逯欽立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兩書皆未收錄。《六朝事迹編類》徵引宋人楊脩之詩最多。楊脩之名備，建平人。慶曆中虞部員外郎，分司南京，上輕車都尉。他是著名西崑體詩人楊億之弟，亦善詩，「仿白體」。〔書〕由於他仕宦吳中較久，樂吳中風土之美，撰有《姑蘇百題》詩，《金陵覽古百題》詩各百首，並每首下作注，箋釋其事。楊脩之詩及詩注，今絕大部分已佚，厲鶚《宋詩紀事》曾輯得十五首，其中《汎太湖》等七首屬《姑蘇百題》詩，另《新亭》等八首爲《金陵覽古百題》詩，《六朝事迹編類》則收有五十首，正及其總數之半，其詩注亦保存八條。今後編纂《全宋詩》，《六朝事迹編類》當是漁獵淵藪之一。

對於今天仍然存在的典籍，《六朝事迹編類》可作校勘之用，往往能訂正今本文字之訛誤。如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九〇方山下引《輿地志》云「姑熟西北有方山，頂方正，上有池水」。王謨《漢唐地理書鈔》同。《六朝事迹編類》卷六「姑熟」作「湖熟」。姑熟，六朝時屬南豫州淮南郡，即今安徽省當塗縣，與建康無涉。湖熟在建康西南，方山正當其西北，此「姑熟」爲「湖熟」之誤。如卷五迎擔湖，《景定建康志》卷十八作「迎擔湖」。《建康實錄》卷五及《六朝事迹編類》卷五並引山謙之《南徐州記》云

「昔中宗南遷，衣冠席卷過江，客主相迎，負擔於此湖側，至今名迎擔湖」。「檐」當作「擔」，《景定建康志》誤。

當然《六朝事迹編類》也並非盡善盡美，亦有疏漏之處。卷四「周處臺」條言周處「往見陸雲」，此事訛傳已久，最早見載《世說新語·自新》，唐修《晉書》，未加考核，采入本傳，《建康實錄》又承襲《晉書》。清人勞格《晉書校勘記》據周處及陸機、陸雲行年考訂，「處弱冠之年，陸機尚未生」，故周處往見陸雲，「未免近誣」。卷十三已考訂溫嶠墓在豫章，並未遷葬建康，而卷六却云溫嶠墓在建康幕府山西。前後矛盾，殊失照應。此外，由於作者思想格調不高，也影響了本書價值。在全書十四門中，卷八讖記、卷九靈異兩門所記多爲怪誕異事，無史實可言，故後人譏其「不免好奇之失」，「互相反如新林、板橋、烈洲等重要史迹未收，間有繁簡失宜，取捨不當處，這也是本書的一大弊缺。」

三

《六朝事迹編類》，《宋史·藝文志二》作十四卷，與張敦頤自序相合，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八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作二卷。十四卷本爲每卷一門，共十四門，而二卷本即把十四卷本的第一門至第五門列爲上卷，第六門至十四門列爲下卷。由於分卷不同，其版本可分爲兩個系統。

（一）十四卷本。

宋紹興刊本。紹興三十年十月刊於建康府學，書後有韓仲通叙，末頁又題建康府學開鑄及紹興

年月衆官結銜。此本流傳絕少，明末馮武僅見到一至五卷，並云「宋板十行十八字」，「以下不復可得矣」。(註)清末光緒十二年（一八八六）上元李濱於蘇州包子丹家發現宋本全帙，惜今各圖書館藏目均未見著錄，不知流落何處？

宋鈔本。道光十二年（一八三二）朱緒曾於京師琉璃廠書肆購得，書內有「棟亭曹氏藏書」、「長白敷槎氏昌齡印」，此本原爲曹寅等舊藏，今亦不知下落。

清道光刊本。道光二十年（一八四〇）張容園據曹寅等藏宋鈔本翻刻，書後有朱緒曾、張寶德跋及附識一卷，增補和匡正《六朝事迹編類》甚多，頗有參考價值。此本文字幾乎與光緒刊本同，訛誤極少，爲此書最佳刊本。

清光緒刊本。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）寶章閣主人據包子丹所藏宋紹興本翻刻，書後有上元李濱跋。校記中簡稱光緒本。

（二）上下二卷本。

明吳琯《古今逸史》本，商務印書館本及《叢書集成初編》皆據此本影印。校記中簡稱吳本。

明馮知十鈔本。由馮知十鈔定，其子馮武校勘。今藏北京圖書館。校記中簡稱馮本。

清季振宜藏鈔本，今藏北京圖書館。校記中簡稱季本。

《四庫全書》本，據兩江總督採進本謄錄。校記中簡稱庫本。

十四卷本及二卷本皆避宋諱，「玄武湖」作「真武湖」，貞觀、忠貞、「貞」作「正」，又馮本、季本凡遇

「本朝」及宋帝廟諱皆頂格書寫，可知其祖本皆是宋本或宋鈔本。這次整理以清道光刊本爲底本，與光緒本、吳本、馮本、季本、庫本相校，並同時參校了《三國志·吳志》、《晉書》、《宋書》、《南齊書》、《梁書》、《陳書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建康實錄》、《資治通鑑》、《李太白全集》、《王文公文集》、《太平寰宇記》、《讀史方輿紀要》等有關史料。書中避宋諱者，出校記並改字，凡板刻避清諱者逕改。

本書整理曾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陳稼禾同志的幫助，又承四川大學歷史系繆鉞先生爲本書題簽，今一併致以謝意。

張忱石一九八五年九月記於北京

〔一〕陸游《渭南文集》卷三《上二府都邑札子》。

〔二〕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。

〔三〕《隋書·經籍志二》。

〔四〕楊備事迹見《中吳紀聞》卷五及《景定建康志》卷四十九。

〔五〕朱緒曾《六朝事迹編類後序》。

〔六〕馮知十鈔本眉批。

序

建康，《禹貢》揚州之域，斗牛分野。在周爲吳，在春秋末爲越，魯哀公二十二年，越王勾踐滅吳。自越之後一百四十年爲楚，周顯王三十六年，楚滅越。自楚之後一百一十年爲秦。楚負芻五年，爲秦所滅，（一）乃周赧王時也。初，楚威王因山立號，置金陵邑。或云以此有王氣，因埋金以鎮之，或云地接金壇之陵，故謂之金陵，今石頭城是也。及秦兼諸侯，分天下爲三十六郡，以金陵屬鄣郡。故鄣爲今吳興郡是也。時望氣者云：「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。」始皇東巡，乃鑿鍾阜斷長隴，以通流，改其地爲秣陵縣。秦秣陵縣，在今府城東南六十里，秣陵橋東北故城是也。漢武帝元封初，廢鄣郡，置丹陽郡，而秣陵縣不改。漢初置揚州，治無定所。《輿地志》云：先理歷陽，後理壽春，其後又徙曲阿。漢建安十六年，孫權自京口徙治秣陵。明年，城石頭，改秣陵爲建業。晉太康初，廢建業復爲秣陵。（二）愍帝諱業，即改爲建康。元帝即位，以建康太守爲丹陽尹，宋、齊而下咸都於此焉。隋平陳，廢丹陽郡，乃於石頭城置蔣州，併秣陵、建康、同夏三縣入江寧縣。唐武德二年爲揚州東南道行臺，置尚書省。輔公祐據江東，七年平，又改爲蔣州。八年罷行臺，稱揚州大都督府，領上元、金陵、句容、丹陽、溧水等縣。九年移揚州，治江都，改金陵爲白下縣，屬潤州。貞觀七年，（三）復爲揚州。乾元元年，改爲昇州。上元二年廢。光啓三年復，仍以上元、句容、溧水、溧陽四縣隸之，置節度使。天祐四年，楊行密據其地。（四）十一年城昇州，（五）十四年城成爲金陵府。僞吳天

祚元年，號曰齊國，封李昇爲齊王，以金陵爲西都，以廣陵爲東都，後又改江寧府，昇僭位國號唐。三主在位共三十九年。皇朝開寶八年平之，復爲昇州。天禧二年，復改江寧府。建炎三年，改建康府。此金陵郡邑升降廢置之不常也。余因覽《圖經》、《實錄》，疑所載六朝事迹尚有脫誤，乃取《吳志》、《晉書》及宋、齊而下史傳，與夫當時之碑記參訂而考之，分門編類，綴爲篇目，凡十有四卷。雖猥陋無益於治道，然展卷則三百餘年興衰之迹，若身履乎其間，非徒得之傳聞而已。同志之士，益補其所未備者而傳之。紹興歲次庚辰八月，新安張敦頤序。

校勘記

- 〔一〕楚負芻五年爲秦所滅「五年」原作「三年」。《史記·楚世家》云負芻「五年，秦將王翳、蒙武遂破楚國，虜楚王負芻，滅楚名爲郡云」。吳本、馮本、庫本正作「五年」，今據改。
- 〔二〕晉太康初廢建業復爲秣陵 朱緒曾《附識》云：「《晉書·地理志》云：『太康三年，分秣陵北爲建鄴。』《太平寰宇記》：『晉太康三年，分淮水北爲建業，淮水南爲秣陵。』蓋二邑並置，未嘗廢建業也。」朱說是，《宋書·州郡志》亦可證。
- 〔三〕貞觀七年「貞觀」原作「正觀」，避宋諱，今改正。下不具校。
- 〔四〕天祐四年楊行密據其地《舊五代史·楊行密傳》云：「天祐三年，楊行密以疾卒於廣陵。」《新五代史·吳世家》、《通鑑》卷二六五並云卒於天祐二年十一月庚辰。雖諸書記載略有差異，天祐四年楊行密已卒自當無疑，何得收復揚州諸地也。據《舊五代史》、《通鑑》楊行密盡有淮南之地在唐昭宗乾寧二年。
- 〔五〕十一年城昇州 據馬令《南唐書》、吳任臣《十國春秋·徐溫傳》、天祐十二年徐溫封齊國公，城昇州，建大都督府。此「十一年」當爲「十二年」之誤，其下亦脫「徐溫」二字。

六朝事迹編類目錄

序.....一

卷一

總叙門.....一

六朝興廢.....一 六朝建都.....二

六朝宮殿.....三 六朝郊社.....二四

六朝郡國.....二五 六朝保守.....二六

卷二

形勢門.....三四

鍾阜.....四 石城.....三五